頤綵堂文集

頤綵堂文集卷六

秀水　沈叔埏　埴稿

序

河洛精蘊序

先儒九峯蔡氏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又謂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竊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類而

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嘻此聖人之精所以不可得而見而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闚也歟婺源江慎修先王著書滿家津梁承學晚尤嗜易蒐擇古今參以己見撰河洛精蘊一編卷凡九分內外二篇凡論圖書卦畫之原先天後天之理蓍策變占之法為河洛之精凡論圖書卦畫所包函推廣他事可旁通者為河洛之蘊自謂為先儒拾遺補闕同里黃子翼甫校而壽諸梓余惟宋志說易之書多至二百十三部以求存者無幾蓋易理廣大悉備家自為書人自為說前之自信為得其精者久之或又自以為粗而易之蘊者無涯涘則仍自在也是書於聖

人所以則圖書作易之理尋討本原獨有領會即如論先天涵後天之位深得圖書卦畫相爲經緯相爲表裏之妙及論後天卦位未必始於文王皆昔人所未及言者又外篇論卦變取辭溫其舉蹇解爲例朱子未見其說他如開方求廉率一法與卦畫陰陽多少適相肖朱子亦未聞其說大都得諸引伸觸長參伍錯綜之餘洵非深於易者未易語此也昔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辭文清中之以爲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蘊者即包涵無窮之理也精即太極至精之理蘊即太極至賾之業也此精蘊之說之所自昉也

我
朝易學推安溪李文貞爲先導其言有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伏羲之易是也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文周之易是也精謂太極陰陽之本藴謂萬事萬物之撰立象以盡意故曰示繫辭焉以盡其言故曰發惟其理之精也故爲五經之原惟其藴之富也故天地鬼神之奧盡矣又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邵子所謂先天之學是也聖人之藴因卦以發邵子所謂後天之學是也邵子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心迹二字出文中子不如其言精藴者意義渾然也嘗考明儒文佩朱氏（綬）因占筮授受非易道之大

著易精蘊一書自序云易有理有象有數理卽蘊之發象卽精之寓數因一以積畫卦示象之吉凶繫辭論理之吉凶數之吉凶未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又云孔子因先天卦而發己之蘊者卽發伏羲之蘊也因後天卦而發己之蘊者卽發文王之蘊也今學者憒於易則已耳苟有所得而欲探其奧窔得不奉二書爲司南也歟

丁小山漢隸字原考正序

宋洪文惠取漢魏石刻字爲之韻文爲之釋纂書五種釋續圖續皆成而隸韻未就繼之者婁忠簡漢隸字原韻類

其字及馬居易漢隸分韻今洪書惟釋續尚傳而字原分韻二書相輔行世鉤稽隸古者輒津逮焉吾友丁君小山受校漢隸字原遂條舉羣書之有涉於漢碑三百有九者是正其訛致爲精審忠簡爲吾禾鴻德巨儒嘗著歷代帝王總要是書特其緒餘然史稱其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臧去比於漢之陳孟公乃宋季子校後國初淮人張函齋力臣曾有校本力臣名弨茲又得小山重爲辨析益信前賢畏後生也昔歐陽子咨王深父以集古之半而文惠之爲隸釋亦嘗詢員顯道以川蜀二十五碑員所知者十六碑而更以未及詢之五碑爲答至訪諸朱新仲亦以隸不始秦不

自程邈爲言古人欲詮爲信書其虛懷集益若此吾鄉曹倦圃先生聚碑墨數十年自岣嶁以下凡八百七十餘卷自爲表示後迄今一字不傳余嘗以爲憾今輦下諸公多好古博雅必有繼爲之者脫求深父顯道其人微小山其莫屬也小山試春官未揭曉亟思省覲南歸遽來取別裒校本見示且乞一言余非能察書者而私識其切劘之益將以慫慂南中之刊是書者幷刊小山所校則其益更廣用敘於簡耑以贈行

葉石樵楓六書分類序代

古文之廢也大抵不信許氏之說㝠㝠不知一點一畫有

何意焉顏黃門曰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又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近亦頗有問津者善乎朱笥河學士之敘說文也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字體之精而不可易音聲之原可以知訓詁之遺可以補則黃門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二語已先之矣同里石樵葉君精究說文之學嘗讀周官儀禮就其中得古文奇字因旁取諸書之有涉於大小篆法者以類系之始一終亥纂成十有二集名曰六書分類每部分列楷篆各如干字往往篆多而楷少蓋欲以楷證篆遞推而上於以探蒼雅之奧辨符印之遺即以追溯夫鳥蟲蹄迒之

迹洵不媿好古博雅之儒者矣夫文字爲墳籍根本字之不曉訛繆成俗遂致王乘馬首子在母懐追來爲歸乃言爲辯文子爲學小兒爲𩇕神蟲爲蠶亂旁从舌揖下無耳黿鼉从龜奮奪从雚席下著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皐分澤片獵化爲獦寵變成籠業左益片靈底著器又如詩亙之秬秠亙字从二間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舟航字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不識古文其獘有不可勝言者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焉得輒

敀之耶吾鄉宋斐忠甫作班馬字類以班史字多假借時用偏旁然多述司馬遷之舊遂斷以爲論古字當自遷史始又輯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盃槃洗甓著錄者三百有九起建武訖建安成漢隸字原余嘗以二書流傳不廣僞滅石樵深於書學其於徐騎省兄弟郭恕先釋夢英婁域洪文惠張貞靜有虞橫溪似良李巽巖燾蠙洲石詒之書必且蹦其庭矣能無於鄉先正加之意乎抑又聞之昔婁東王石隱先生推古聖賢造字之本指根於六義證以五經日危坐一室發憤研磨食寢俱廢或夢鬼神如告之者其力勤其思苦凡十年而成說文論正一書爲文三十餘萬言今

石樵此書亦閱十年而後成非即吾鄉之石隱歟倘肯爲余說字則裴氏書具在吾願與切磋究之

杭堇浦先生道古堂集序 代

國家大科不數舉而吾杭魁壘數公杋應運而起康熙己未則汪東川霦沈昭子珩沈開平鏑吳志伊任臣邵戒山遠平東川位躋通顯纂輯多官書其自著不少概見昭子有十三經名文鈔及耿巖集開平有斗虹集志伊廣郭氏山海經注又刺取唐季諸僭國事爲十國春秋戒山纂元史類編以續其先世宏僃錄而太原閻百詩獨許吳爲博覽雖十國失引玉壺清話之南唐先主傳要不足以相揜

也
今上初元則陳勾山閣卿沈椒園廉使陳泉亭太守而吾
師堇甫先生實冠會垣名在甲選閣卿廉使刊書行世盡
人知之太守由郎署出守瑞昌以循良稱詩文不多見先
生入詞館以考選陳言得譴以歸歸益感奮思報
國惟有文章用愈刻苦於學必得仰副
詔旨所謂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而後沒齒無遺憾焉閱
數十年亙寒暑昕夕手鈔槧一編不少懈所爲詩古文詞
名道古堂集共七十四卷其他發明經史會稡藝文又十
八種卷帙繁重以百計者並若干萬言論者謂吳志伊之

博覽先生駸駸欲過之卽其勤於著書同舉者亦斂手交推無與辟閒嘗僂數鄉之先哲起是科者兩舉僅得九人焉蓋瑰奇大雅之才若斯其難也矧其爲一科眉目以人重而不以科重者乎某嘗考宋王厚齋於淳祐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度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鴻辭科自見假館閣書盡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著書多至七百卷論者謂其著述之富冠絕古今今先生是集不減深寧而他所撰述又適相亞則其發憤於學洵足爲得第者一雪其言也頋或者往往以先生一出而躓放廢

淸時爲先生惜夫詞科之弊水心葉氏嘗譏之矣先生所成就卓卓如此其與以一聯之工而擅終身之官爵者得失相去豈可以道里計耶或者又謂先生記誦敏而隸事多爲未脫詞科習氣是又不然昔荆溪吳氏子良謂東萊蚤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繢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某嘗竊窺先生之作如山海之聚珍錯鑪治之化金鐐都市之雟貨幣大則名器重寶細至谷董瑣碎無所不有亦無所不可有殆幸於東萊之不多作而又無年者是又天之所以厚先生而昌其身後名也抑又聞之厚齋弟子袁桷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進於朝

因循不果厚齋歿三十年其書梓於慶元栴首爲序以厲夫後之學者某不敏獲預校讐之役勉從先生嗣子賓仁之請謹備述吾鄉先後同舉諸公與先生之所以不愧是科者爲里之好學者勸竊附栴於厚齋之義云

賀舍人遺集序

賀舍人者叔埏家蕉田師之師學者稱芋園先生是也憶埏九齡先君命肩隨崑桂四兄就塾於同里明少保繼山公第第有半郭樓樓西南廳事董文敏題額曰快雪堂鄉給事劼公以千金市右軍真蹟公漫興有云但使拂衣辭鵲印不妨胠篋有書爲經名堂或以此所由與馮祭酒同也

先生與吾家徹軒叔父同榜領鄉薦挺生晩不及見則嘗聞之師曰康熙末年先生館堂西岩綠齋舊名芝蘭館吾師與從兄旭齋水部定嚴太史同席硯先生學務研經窮理不亟亟於干祿求名故其教水部昆弟三人也於凡六經傳註之文未能熟復其辭而深通其義不令遽習應舉業其大指若此挺就傅數年四子書章句集註及詩書經傳並次第卒業吾師每日授周易一卦小戴記百行春秋左氏傳一篇宋徐秘書類對賦一韻不繼以燭俱令成誦默寫乃已挺見吾師背經傳如流水未嘗有一字脫譌以挺爲可教每拈題課文吸淡巴菰一二筒爲度口唆挺捉筆疾

書文成未嘗加點師故貧間賣文爲活閱四三年 埏 遂代師爲時藝及表判儷語鬻之往往得善賈洎吾師困於舉場不復勸講授 埏 年十七補諸生則已舍年郭樓去然使 埏 知讀書行文之樂者皆吾師之教抑即舍人之教也乾隆乙巳 埏 以尊母里居家夏村茂才傳琮舍人遺稿一冊 埏 私淑先生緒論垂四十年會先生令子恆齋茂宰卒官豫中家遂不返久未有以先生言行教人者得之喜極爲手錄而重次之稿凡說九解三論九辨一讀四贈送序二傳記各一書後及賦各一筆記若干則因節張瓜田徵君所作九友傳及朱稚堂明經所作傳附於後 埏 幼聞先君

言前此邑稱經師人師者數淩硯齋倪燮君兩廣文葛檢菴明府蓉渡學正兄弟而合人與淩廣文爲最倪則埏先四兄崑桂文學之師也數君子者於學無所苟於教不淩節庶幾其可以爲師而非好爲人師者歟 埏 於先生爲門人爲後進搜輯遺集以傳宜不敢後於諸老輩竊惟周之盛時鄉遂有師而且黨學教里學所升遂學教黨學所升其鄉遂大夫大比之所興必託始於州黨之序閭族之書故人材衆多而化成易易也宋初三先生以師道自任而安定之門尤盛元豐九先生之周恭叔元祐三先生之朱長文並教授鄉里呂正獻延焦先生伯強使教諸子而榮

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元韓明善教於其鄉鄉人咸稱之曰韓先生吾鄉往哲如碧山學士及門數百人最著者會稽陶石簣華亭董香光晉陽王啓哲同郡則馮具區朱文恪陳如岡皆其高第弟子雖其所造不同而教之必本於道藝孝弟仁義則一誠使今之學者讀先生之集而感發興起知自別於倜俗孰謂十室無忠信二十五家無受教之人亦在乎能自得師而非必其親炙之者耳故備述庭諳師承及區區幼學所聞淵源所自用著不忘先生之教澤且爲鄉之擇師者告亦先生集中師說意也編既成俟續有所得當分類綴焉

倪學博九山類稿序

往寧化雷翠庭副憲視學吾浙刊有試牘之有根柢合矩矱者余年未冠讀象山姜白巖先生兩漢論而異之以為唐權文公宋石徂徠之亞非近時嚴修人〔九舉〕輩所能及也旣而知先生授經而上以古學造就及門從遊常數十人亟思跋涉浙江就正有道一瑩生平之疑而後快會予以負米遠遊飢驅梁宋間數年乃歸歸又浮湛里門依人為駁雜無實之學而先生已成進士宰蜀之石泉此願遂不果即欲讀其書亦不可遽得越二十餘年而獲交先生之高第弟子倪九山九山與余先後舉明經為庚子同年生

同客春明者三四年九山教習官學余遨走省垣各以事
牽率遄往不數數洎九山司訓嘉善余亦請養旋里譔主
鴛湖講席相見喜合并出所作類稿乞序余讀之累月亙
時不去手九山因贈先生讀左補義暇輒語余先生之學
與所以爲教者益歎息彌襟抱不得見之憾昔相如東受
七經後如建安才子亦尚有意於經學如王仲宣集中難
康成尚書事見顏氏家訓元行沖釋疑余不敏猥以詞賦
通籍而夙昔枕葄有素冀少別於務華絶根者甲辰下第
後尤懶作詩歌年來研味羣經時亦有得九山間與余講
易象有契蓋異於世俗蒙瞀拘錮於已然之說而漫不致

愚者余亟勸九山勒成一書用廸趨學如君家味易光晁菴復兩先生翛然人外師道自尊罔俾專美於前可耳則僅以詞人目九山者亦未深知九山也今稿中方物諸賦規仿蘭陵神骨俱古他賦亦麗以則余既鈔入門箇集矣至古今體詩刊落陳言包孕衆有能鎔化諸家以自成一家旁及集句集字皆自出杼機巧極工錯余交鄞人多矣九山洵卓然克自樹立以致必傳無疑者抑非覩炙先生不至此余又聞之甬上向多耆舊文獻如積著作如林入國朝來人才輩出冠冕浙東而象山僻居海嶼去郡遐遠名賢述作頗少流傳以余所知前代以身衛道如錢惟明

唐而下黃東谷思銘王毅齋漁應瑞伯雲鶱數人耳而一字未即於目茲先生以通經學古倡導其鄉而授受師承又得吾九山起而仔之宮鳴而角應金春而玉振庶幾珠巖寶氣仙島華祀將自今發越耳然則余雖不獲追隨先生而猶得與九山流連文酒稱晨夕素心以收吾黨切劘之益亦不可謂非余之幸也夫

舒鐵雲位春秋樂府序 代

以樂府詠春秋昉自明李西涯而西涯實做鐵崖詠史而作惜所詠僅申生子推而於三傳中之可駭可愕與其人之可以愛之重之者概乎未之及也北平舒鐵雲孝廉學

通古今尤癖左氏僑吾郡烏墩有年矣一日出所譔樂府百四十首詠余則專詠春秋二百年事自言於晉悼楚共後無人物足稱故詠止襄公比於自鄶余讀之獨出心裁自成聲調其論斷間取諸儒之言而是非不詭於聖人洵西涯後必不可少之作也昔王弇州於西涯始則病其太涉議論既又稱爲奇create名言疊出而以規摹古格者爲西子之顰邯鄲之步蓋初譏之而終許之且不特終許之亦并自悔其所擬之不足以傳也今鐵雲擷首左之菁華補西涯之遺漏固非效顰學步者可同年語而本事之外刺取史事相形無不脗合精心結譔亦復以諧噱出之

天然古節古音流於節外歟爲必傳無疑抑余聞西涯樂府得友門何燕泉詮釋而其旨益明近豐陽樓西濱典簿注鐵崖樂府亦已刊行因從臾鐵雲盍并注以付梓公諸藝苑爲讀左羋梁不亦可乎

漆園吟序

新安汪訒菴職方嘗屬余記其所營園宅曰緜潭山館堉京輦聽鼓應官僕僕輒紅香土無暇問其爲山館之樂果兩人各以宦遊

何如也迨職方乞假南歸歸而賦詩樂志重尋猿鶴舊侶居然山館主人矣越數載余以請養返禾中會職方來自

歙以近作滌園吟三卷眎余讀之則江湖閒適之作爲多而戀

闕懷人一往肫摯性情復流溢於楮墨之外抑何其淸且
敦也昔人謂東坡之文黃州已前得之莊黃州已後得之
華嚴余嘗謂詩而有得於莊則齊終始忘物我洸洋恣肆
十九寓言讀者茫乎不得其畔岸又何從指摘其醇疵擿
摭其利病乎漢人所謂絕聖弃智俯生保眞淸虛淡泊歸
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固非莊不至此
耳今職方年未懸車亟返初服有卭樊之適無世網之攖
而其詩亦復揮灑物象陶冶性靈其與漆園傲吏薄楚相

笑郊犧自喻適志之概蓋有不謀而合者宜以之名其詩也職方詩甚夥各有題署余第就漆園吟推論之如此抑唐劉兼詩此心曠蕩誰相會盡在南華十卷中未知有當於職方之詩否也

新溪翁氏宗譜序

翁之著於閩者在唐曰承贊承檢承裕在宋曰仲通仲通子彥約彥深彥國彥約子挺彥國子蒙之曰邵曰待舉曰熙載熙載子元曰延慶延慶子世修世修子明允曰尚簡曰谷曰熙曰點曰甫曰易曰定曰迺在元曰某佚其名有送文信國子詩見輟耕錄在明曰世資曰世經曰夢鯉曰

興賢曰懋勳曰正春正春子登彥曰爲樞此余之所知也
吾邑新塍翁氏系出閩之莆田則宋沂伯諱點明資甫諱
世資希登諱夢鯉其一派也由莆田遷笠澤東山由笠澤
東山遷新塍溯自明萬歷初滄桑轉移舊譜散失今考其
所可知者斷自處士本山公始蓋其慎也新塍距郡僅一
舍余向耳其家自雲皐公以下奕世好施予遇歲祲嘗捐
粟助賑多爲德於其鄉鄉里稱善人者必指目焉茲讀其
譜畧所當畧則遠而莆田近而笠澤雖不致昧所自來而
亦不敢妄爲扳附闕疑之謂也詳所當詳則派別支分系
緒必明行事必載生配卒葬必書徵信之謂也王文成每

歎人無實行家無信史君翁氏之爲譜吾知免矣且翁氏之興以儉勤起家祠堂祭田次第刱舉而後乃今從事於譜嗚呼可謂知本矣夫能敬宗收族斯其人未有不父子篤兄弟睦者所謂爲仁之本也嘗見世祿之家不務積累而勢位富厚之是營卒之享非分者曾不數傳而已替如蔑如矣噫自拔其本何以能久哉昔放翁跋范巨山家訓云吾所謂興者天地鬼神與之鄉人慕之學者尊之是爲興不然雖門列戟牀堆笏德弗稱焉何興之有方正學序范氏譜有云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抑予聞之草木之生始

於萌芽終於爾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蕃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枝葉之有根本也以余觀於翁氏其爲德也深矣其猶本也固矣本根益茂枝葉益長理固然也裔孫某乞序於余余非傳譜學者顧翁氏之發開於閩也久矣昌厥後而復其始余將於斯譜卜之

繼聲錄自序

余既纂諸經韻語以次成編因復彙我先聖孔子詩辭琴操都爲一書附諸以事纍屬之篇著於錄名曰繼聲不揣檮昧謹摭所聞序之曰語云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夫孔子非即當時之善歌者歟昔昌黎以精於文辭者爲善鳴而於虞夏商周臚舉禹臯尹旦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至謂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證諸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則孔子之詩亦昌黎所謂善鳴者矣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鄭康成注曰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倣傚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孔穎達正義曰善歌謂聲音和美感動人心能使聽者繼續其聲善教者使後人繼其志如今人傳繼周孔也嘗考孔門顏氏稱博文約禮端木氏稱性道文章及孟氏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蓋古今之善

教者莫如孔子今試取此錄按節讀之則古今之善歌者又莫如孔子已晦翁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余所纂錄悉仍經傳及家語史記舊文一二詮釋亦依杜預韋昭王肅小司馬諸家不敢更置一辭欲俾學者於凡聖人之作詠歎淫泆有以自得於文辭間庶不失善歌善教之旨也夫

環韻自序

凡字之可以倒用者古人皆有深意存焉非便文以協韻已也昔史學齋繩祖侍於魏鶴山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抵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講莫有及者其各思之學齋退而精思終夕翼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在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爲臣位在下第五爻爲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余又按下繫十一章言懼以終始周用齋

曰常人始乎憂卒乎怠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爲難而以終爲貴故不曰懼以始終而曰終始據易卑高終始可見六經不但無一贅文剩字卽顚倒參差各標義趣

也余是韻先經後子次及辭章即有變文叶韻者亦以名家爲準至前明止焉

國朝則

聖製燦垂敬謹摘錄以示範圍俾承學之士知用倒韻如倒用印文司農留守亦必各有據依要不容自我作古致壞詩體未必無裨韻家云

古今同姓名錄自序

梁元帝譔纂類歷代同姓名人成書一卷唐陸善經續增廣之成同姓名錄三卷（見晁氏讀書志）湘東王有古今同姓名錄（見通雅）唐邱光庭譔古人姓名相同錄一卷（見唐書藝文志）宋史藝

文志魏子野有同姓名譜六卷明朱統鐕有廣同姓名賢錄十六卷而吾鄉陳用宣忱亦著有同姓名錄余俱未之見偶閱方密之以智通雅及吳江袁漫恬棟書隱叢說兩處僅此復以平日史策說部所摘錄者彙爲一編而以姓氏考名字考附於後

安定五考自序

師範考

宋明道寶元間理學未興而安定先生獨以聖賢自期待實倡濂洛之先予竊以爲由先生之教以造就天下之人材上之爲國良股肱下之亦可以治其鄉遂所謂師學廢

而道德不一師道立則善人多者必當以先生之用舍卜之也蓋嘗訪求先生所著五經口義及資聖集學政條約諸書數十年不可得因於服膺私淑之餘纂爲五考而師範其首編也嗚呼若先生者直接孔孟之傳肇開周程之學於經爲大師於人爲眞師豈止爲宋初三先生之冠雖謂之百世之師夫亦曷有媿歟

樂學考

安定之於樂范蜀公所謂以方分置算龠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者也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失於以尺而生律者也鑄十二

鐘其狀類鐸其聲鬱而不發者也歐陽公所謂改鑄編鐘
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掩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
其聲不和者也劉義叟識之以爲與周景王鑄金無射必
有眩惑之疾既而其言果驗徐復譏之以爲聖人寓器以
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果制作不效東
坡延和殿奏新樂賦云瑗改照尺不知同失於斯其大較
已至司馬温公於音律高下非所素習其與景仁書云不
知王朴李照胡瑗阮逸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
非耶其言當不妄而兩人往復之說甚長按宋史藝文志
有景祐皇祐樂府奏議各一卷今惟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尚傳余故輯爲此考稍存安定一家之法

弟子考

曩侍錢文端几硯一日偶詢安定諸弟子余對以最著者莫如程正公及吾鄉氏牛居士昔宋神宗問大臣今安定及門在朝爲誰大臣曰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其所知者此耳公曰歐陽公表墓云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故當時號爲眞先生迹其從遊之盛若此而傳者寥寥又何從悉考其人耶余因取萬季野所輯胡氏學派二十九人又徧檢宋以後書增入二十八人

其有志銘傳狀者並采錄焉考論師友淵源所自蓋自庚寅冬閱今癸丑秋已二十四年矣嚮學古者毋輕言知古

世系考

吾鄉胡氏有安定一派蓋先生長子杭州觀察推官志康第五子守道仕江陰縣令宣和間自湖郡遷禾卒葬吳涇橋德一都者也又鮑塔村有胡家巷明太學鄉賓胡日華殁子文學允長爲築孝思祠者也嘉慶己未重修郡志其家以世譜來譜曰始祖歊遷安定之臨涇至先生凡四十一世予因淳熙中沈大臨撰先生世系述一卷而不傳假抄撮以備攷明年冬客洪州見奉新華林胡氏譜序云胡

以壯侯顯傳二十四世皺爲唐天復五年進士官侍御史四傳至仲堯卽累世聚居建義塾以延四方之士雍熙初旌其門閭入孝友傳者也嘗考豫章四姓以胡居首自吳車騎將軍勃九眞都尉休晉治書侍御史仲任尚書少廣至宋有太子左衞率藩藩二子西陽太守隆世齊郡太守景世秦州刺史崇之齊有侍中諧之之數人者不載禾譜宜矣顧同一皺也吾禾以爲漢文景時之大中大夫而奉新則以爲唐之侍御史豈姓名之偶同歟抑流派之各別歟用附著之辨其由來以俟當世之傳譜學者

祠墓考

安定先生墓在今烏程之何山即程希顏詩自注之金輿山也先生長子志康祔葬墓右聶子遊茗陽嘗祇謁焉祠則如皋蘇湖而外及廣陵毘陵吾禾與書院並祀予惟先生之墓大壞於元之浮屠氏自明太祖特旨修復卲示至今至祠宇之廢興祭所在賢士大夫之責也予旣成師範樂學弟子世系諸考暇日復手輯宋嘉祐以來先生祠墓之文幷在昔祠人邢祭之作彙次成編用寓予仰止之誠嗚呼九原可作微先生其誰與歸

太上感應篇印章序

感應篇老氏之學道藏之書也顧語其要與帝王彰善癉

惡聖賢修吉悖凶之旨相發明不必召惟禍福原本閔馬父陳孔璋報如影形復同董仲舒孔安國也唐以前未有聞者宋高宗御書後理宗賜禁錢刊行大儒真西山爲之傳贊記序時漢嘉夾江隱者李昌齡編爲八卷趙師向爲之序四明史彌志跋其後而後大顯於世余在閣中見辛字庫有此書四明鄭淸之作贊

國初順治十二年

御纂勸善要言頒示天下明年卽

命內三院詞臣翻譯此篇滿文後先刊布一時士大夫咸知信受奉行準亭許鶴沙纘曾輯圖宛平劉宣人芳喆集注其

最著者獨篆刻闕焉同里李子南有秉承尊甫觀察公家教克敦善行既爲陰隲文印章哲弟抑之復倩范子勖堂篆刻此篇行世禮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夫在人曰施報在天曰感應以感應勉人修德亦第爲其次者設法耳而其道則亙古今而不變也抑之之意俾循誦是編者由斯氷之篆法繹太上之眞言其爲勸戒奚啻書紳銘坐之拳拳乎予故樂引之以爲好懿者告

重刊敬信錄序 代

敬信錄之刊昉於貝匯周心耕父子板凡六七易大司馬長洲彭公序之綦詳既而刊於東甌梁氏西泠章氏汪氏

則板藍八九易矣雲間許農部父子相繼募刊並一再爲序且請於節相尹文端公序以廣其傳故江介浙汜之人無不知持奉斯錄者歲在辛亥余奉
命[illegible]鹺浙水因見錄板漫漶亟謀重刊流播因屬督府龍泉盧君爲余董其成盧君復請數言弁諸首簡余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刻斯錄之不一刊與刊之不可不有以繼備載前人序中余又何庸贅一詞哉雖然言固不可以一端竟也夫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斯錄雖雜出二氏之書與一切因果報應之事亦第爲下等人說法耳願欲人之去惡以從善則與易書積善作善之

旨未嘗不同而所以勸之之說尤不啻人人垂涕泣而道
之周子不云乎有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
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
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
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故君子
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刊斯錄者非即周子不棄一人
於惡之意乎是亦君子之用心焉爾吾

朝

聖聖相承化成久道而

開國宏規早裕卜世卜年之本順治十二年

頒行勸善要言一書十三年內三院奉
旨翻譯太上感應篇滿文行世尋又印施戒殺彙鈔三萬本以化導愚氓迄今海隅日出信受奉行則刊布斯錄俾比戶可封之民莫不家喻戶曉共遊於太和之寓而躋諸
仁壽之域其於
累洽重熙之治當亦不無撮土涓流之助也夫

頤綵堂文集卷六終

頤綵堂文集卷七

秀水 沈叔埏 塙爲

引

汪宜舫伯仲七業圖引

吾郡桐川汪氏以簪纓詩禮世其家堂列賜書門施行馬康熙間前哲如倦圃竹垞晉谷諸老詩筒屐齒往還過從極文字讌讌之娛浙西人士至今豔稱之給諫恬村先生曾孫茂才澹耘暨季七人稟承贊府耿波公庭訓俱績學砥行有聞於時乾隆辛卯甲午澹耘連丁外內艱讀禮之暇仰瞻堂構思助紹衣屬友李紅村繪七業圖見志余諸

視之則扁擢持竿者其家督也餘則耕牧樵採各占一事服藥舂貸其効厥勤孜孜焉有古獨行君子非其力不食之風嘻此眞有得於劉長盛七業俱興之意歟夫人子所以似續其先人者長孺一經志足尙已而殷獨有取於七業者或隨其姿性之所近以覲其學術之相成實則無異於傳述一經也今濬耘昻季同懷連業本無異營而其寄託乃在山澤農圃間雖其執雖持下得於家學者深抑藏用之道有固然也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記曰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覽斯圖者其有感於夙人蟋蟀伐檀之遺教而均平敦睦之致要足爲世家濟美之一徵奚必漢

郅禹唐李晟諸子聲華烏奕爲普守門風也耶澹菽乞予
質言之以爲之引

陶東籬鷓鴣吟引

陶二東籬客江右最久與余別十有餘年乙巳冬曾見城
南爲欎喜握手明年孟陬出所掌教袁水時鷓鴣吟一卷
讀之於宜陽諸名勝題詠殆徧而格調在乾寧間覺雲臺
一編去今不遠余幼讀鄭都官集嘗評賞其詩而和其
所爲鷓鴣之作其自敘云勤苦風雅自騎竹之年雖屬對
聲律未暢而不無旨諷又云游舉場凡十六年著述近千
餘首自可者無幾登第之後孜孜志倦甚於始學也顧品

唐詩者以其纖穠華媚無遠大氣又云其所尊事如馬博士薛許昌李建州詩殊齷齪而谷事之為丈人行又能遠紹先甄拔起流俗耶余獨以為詩文升降係世運汙隆然中晚之詩氣格雖弱而不失唐音不落宋派要自由於師法卿集其一徵也猶憶三十年前與表兄俞茳岸暨東籬伯仲江田昆弟結社雙湖唱酬為樂中間各賦遠遊歷幾寒暑而吾儕俱非少壯人矣東籬近輯鴛鴦湖志亦當追紀舊遊乃即其孜孜始學何其甚似谷也又谷集中無及袁之山水者豈所云散墜畧盡耶嗣音唐響搜述都官則斯吟又可少哉

泰溪清讌圖引

泰溪清讌圖者海鹽陳半村明經爲其尊甫愷園先生七十稱觴集吾鄉諸子介壽於所居之念蘄草堂而其宗長古虞山人采其意爲之者也夫人子喜親之年或著萊衣或陳綺幛度必延東南之彥致水陸之珍軒車沓來竹肉迭奏藉交遊爲光寵增閭里之美譚而半村曰否否此世俗之所以爲壽者而豈吾親之所樂哉願與諸君子約今年癸巳十月下旬遲兄輩五六人修升堂之雅至則出家醞治園蔬烹稻蟹賞木芙蓉所乞覼縷之辭則勗吾儕兄弟以勤萃其後昆惟是雞鳴在門而鶴和於陰也析薪之

負荷而作室之塈茨也酒闌以往相與攜茶具盪蘭槳近憩邏水泰塘遠眺横山泰駐溪之上僧寮道舍悄弗遊漁父畊農罔弗接如是以娛吾親或者親之所適而亦諸君子之所共適乎予問而避之曰是非徒以飲食忠養而能不違其志者也是善則稱親而能敬其親之美者也求廣徽南陔之詩曰勗增爾虔以介丕祉予其幾焉抑予聞之邑先正徐豐厓昆友歸田後築園曰餘春壘石為小東山與錢東畬太守朱西村山人結小瀛洲十老社蔡襲元道士沈秋澗聽潮里之名亦仿將滸石雲塘間故事楊鐵史嘗以此三字顏之今吾儕數人或出或處人地不必相伴

也曰壯曰彊年紀不必相若也而苔岑臭味把臂入林則固無所往而不合且親之心莫不欲其子之壽他日者會仿眞率社預者賢將倩古虎一一貌以傳之請以斯圖爲權輿也惡乎不可

城南范湖亟舉放生會引

郡城南放生池坊明萬歷三十二年甲辰時兵巡道邵陽車公子仁主之而郡人沈繼山少司馬暨令嗣汝納孝廉借馮具區太史包羽明孝廉及金明寺僧舷公諸善信於六齋日捐金市鱗投諸范湖之中公旣手書額之且慮旋放旋取復飭所司申布功令多植榆柳閉塞徑竇爲之厲

禁閥今幾二百年矣未有繼者乾隆乙卯清和同里虞君球祝君曦偕諸同志重舉放生會於其地因舊阯申前約意至美也余惟放生之說本諸大聖人之釣而不綱吾儒啓之釋氏演之其爲愛物之仁一也吾郡故多放生池而范湖枕以少伯祠堂地偏而境曠比復拓而新之雖非千頃之陂而有五湖之適湖自車公勒片石於其側游鯈衍育圉圉洋洋最爲得所

國初諸君子尚有放生雅集詩故其名尤著公記有曰登閣而瞰其湖飄飄乎令人有凌虛御風之想不知爲天之高海之闊焉是湖周迴數百丈水清見底中產五色螺相

傳少伯去越會隱於此又曰傳人與萬物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義皇之上理也奈何世人多愚導之以天理不聽董之以王法又不聽則借釋氏以行吾儒之教使之回心而嚮道君子深有取焉余嘗讀而竊識之茲諸君子之爲此會也相與脩沈馮故事而條約則加詳焉今而後吾見士大夫之來遊淨土者覩縱壑之寬而以爲娛將必鑒濫淵之虐而以爲戒則由此一端擴而充之而及物之仁又豈有涯涘耶夫濠梁之趣莊惠之知余亦樂與諸君同之用不辭而爲之引

策蹇曉行圖引

余生二十五歲未嘗遠遊丙子夏五一至姑胥庚辰秋辛巳春兩遊吳興前後客杭最久依人往還殆二十次然皆舟檝而已每秋試外如雪夜梅天移船縱櫂否則春帆帶雨檣燕留人時於此間得少佳趣壬午被放後赴故人陳竹香林之招言遊都梁會同里居傑巖霖往豫之便相挈偕行由蘇至揚捨舟登陸十月九日跨長耳過桑黃灣回首烟花夜月知不可留計程善稍須三日乃遣僕夫啓途行李就道逆旅主人拱手送於郊外遂覺踽踽煢煢有離別可憐之色自此而天涯地末極目泯然所謂適莽蒼迢紆謫者雞鳴戒旦則戴星而行羊牛下來而寫鞍無所又

况獨行千里烟火數家霜露多寒衣裘甚薄雖亦憊矣惟是眺林際之銅鉦掛山頭之半璧褱徊野店照影溪橋不禁囅爾而笑曰此眞詩老之騎惜余年之不稱也唐七賢宋八才子畫圖中人是耶非耶骨相之屯有固然矣雲烟點染眉宇一新即景行吟腹藳已就旣至而竹香方臥病吳苑遽悉阮途又三日抵淮壖則與家鶴汀共之徐豐洪流之岸停鞭黃葉之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誦司馬待制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之句盍有非粉壁所能畢寫者矣越明年穗迹汴宋之楊橋追憶行邁之遠實始於此不能去諸懷來且砧碣遞更杳不得故人消息

獨處靡樂何以遣時命工圖之用存一時鴻爪云

贈送序

送王解元暫歸蜀中序

蜀自子雲相如樹文幟漢京而甘泉洞簫一時盛傳盟妙有唐陳李踵與大雅繼作乃弟弟競爽則莫如閬之三堯眉之二蘇丹棱二李世豔稱之某所交王君解元士會暨難弟印君鎮之固其家僧珍法護而實兼子淵之才者也王君偕其弟奉母夫人僑吾里有年矣既歸舉於其鄉褒然選首其弟亦成進士授官請急覲省某因頗文字飲於鄉先生第宅退而心服其辭藻如翔鸞之拊翼而逸驥

之齊足而馳也而兩君又撝謙讓吉息深而養到忠分投
契適於飲醇某方幸吾鄉之得所矜式而鐵礪知己裨益
良多會士會遊西江歸莊缶龍擊將議續娶於蜀而印君
亦以假滿還京行有日矣夫蜀與浙合并非易易也往見
翊士奉使於斐由陸則歷幽并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
荆揚豫徐兗青而北盡四瀆皆經焉然夔州人言夏秋江
漲自成都水行十日可抵江陵洵乎道里遐絕其合散有
非人所能主者而況出處異趣某與王君人地相懸殊哉
雖然宋士大夫最講禮法而仕宦罕歸故鄉昔歐陽永叔
致仕乞居潁終其身不歸廬陵其思潁詩序後人以為口

實顧蜀士夫多卜居别鄉李太白寓江陵山東池州廬山而終於采石老泉欲卜居嵩山東坡欲買田陽羨子由欲投老潁尾他如魏野之居陝郊蘇易簡之居吳門孫光憲之居荆南陳堯佐之居嵩縣許奕許將之居閩張孝祥之居于湖姚勉之居筠州陳去非之居葉縣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臨州鄧文原之居吳興袁可潛之居笠澤楊椿居吳楊孟載徐幼文亦居吳楊升菴則謫居滇中以某所知近世呂半隱費此度之居滁州余生生寓吳門自稱梅花主人王心矩令丹陽歸蜀亂提百口入曲阿居之則不特險遠厭跋涉實亦有樂於三吳風土之清淑而願

與其俗相周旋者也夫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王君籍籍名家尊甫樓山先生開藩吾浙有甘棠之遺愛焉古者吏於其地有恩德於其民則其子孫亟奉烝嘗世世勿替言有報也是則不得比於昔人之譏歐陽子者矣某於王君之歸不能無悵惋於懷而視之曰暫歸者冀其成家於蜀復來繼居修其鄉前哲故事而某亦猥託末契得重尋文讌之樂以竟切磋之緒故於唱驪甫屆爲之賦遵大路焉庶幾播諸岷峨并絡間知吾鄉猶有好賢之風也夫

贈莊生儁甲就婚汝州序

往丙申春莊生儁甲年十六從余授春秋左氏傳會余奉

諱選南生不從他師學而虛席遲余者逾年歲己亥余教習正紅旗官學生復來竟所授操筆爲時藝卽能援據經傳有老成風性尤修謹不苟訾笑余甚器之甫浹月將就婚於豫之汝州瀕行請業余因告之曰古之爲倩貲者往往研經著書成一家言不惟不以燕爾輟學抑若更有所以自表異者其最著則東萊先生春秋博議是也他如劉文安鄭端簡之爲贅壻相傳爲成於婦舍至今豔稱之生陽湖名家子也質美而篤業正習而不歧其邀要爲克稱其家者汝州之行吾俟其成禮而歸期其必有進於夙所云者僅舉昔人之遊博陵書齋捫腹而衍人以已藏經笥

云爾者猶淺之乎視生也生其勉之

壽序

趙緘齋先生暨配葉恭人六十雙壽序

武進趙君味辛偕同年數人官掖省直

禁林出入必俱久而彌敬余見其趨走勤而言語慎外抑然自下而中有以自持稍稍叩所自則語余曰予少未就傅經書皆母恭人所授洎長隨侍家君比部公宦學京師

荷庭誥甚至今予備員

輦下而兩親年並週甲慨於就養遠在江鄉顧猶數寓書儆礪以無黷先人名德之貽予用是常凜凜也既又曰家

君以明年壬寅孟陬六日爲六十誕辰恭人則已於昨三月十有六日齊年六十今年冬予將以假歸寧覲爲兩老人壽且乞一言爲屏障之飾余再三辭以不文則又曰子之言質實吾黨所樂得以徵其親之美者也其傾無辭余忝年家子習知君家文獻味辛又諄于不已因忘其鄙陋臚次如左

公爲康熙間名臣大司農贈宮保恭毅公曾孫孝子裘芳侍讀公孫都轉曆西公第三子都轉由康熙四十四年

南巡召試第三人供奉

內廷修書議敘歷任楚中令牧郡守嗣爲浙東寧紹台道

調兩浙鹽驛道先是恭毅公嘗撫吾浙修捍江塘有殊績
都轉繼之甘棠濟美杭人項霜田濬排手文爲頌勒諸石
公時差尋兩易臨官官廨帖誦外不妄忤一事辛酉歸踏
省闈至丙子中間亟得復失者屢尋遷都轉公髀姚黃太
恭人後先郎世家聯姻仍公友左詡右心力俱殫辛保門
緒年四十起家戶部雲南司員外郎不數年擢刑部福建
司郎中其在西曹也讞決多所平反首揆劉文正時兼掌
寇甚倚重焉歲己丑方以劇郡劾劄牘即取長休歸端公
年近服官而已一意琵裘不復作出山計矣里居多所任
卹尤篤於收族族之無力營葬者悉分棄佽之無勸遇鄉

由後進多方獎成平生祀先最誠敬家忌日齋食縞素亟溯渡公純孝胥類此恭人長洲葉氏爲寧紹台道筠洲公女幼婉嫕有至性讀書明大義年十九來歸事尊嫜能得歡心御下有恩禮威姑居並屋未嘗聞詬誶聲生長華綺澣衣粗糲處之泊如也教二子俱成學長即味辛凡公之居官有聲居鄉好施予皆恭人贊成之昔恭毅公奠厥考止安先生慎旃爲學之教奉以終身用能敭歷中外仰承眷篤而被服操履有寒素所不能者考其學以居敬窮理爲宗則淵源有自來也今公之才與年本大有所展布乃未老而歸抑似厚所儲以俟之者恭人復相之以儉勤衣

慆課督厥有二難余嘗讀呂涇野集與同志言事親曰子欲子之親爲鄒人張厥中丞乎則其壽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之親爲沛人程大中公乎則其壽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其辭甚偉豈非人子所以壽其親者莫大於是也耶昧辛伯仲胚胎家學擩染門風無俟追古人而躡其蹤也惟是誦淸芬而循詛訓異日承明著作黼黻皇猷將必有裕其設施而昌其枝裔者昧辛試歸而進一觴焉兩尊人當亦歡顏而頷余言也夫

陳近光先生八十壽序

嘉慶庚申冬余薄遊豫章同年大梁陳東庭時學撫之崇

仁嘉平之瑳遂自上淦遵陸至焉西縣齋十日與東庭偕返洪都明年孟陬余又有袁江之役與東庭別於旅次瀕行請復以三月二十五日屆封翁近光先生八十壽辰乞余文爲屏障之飾余於乾隆甲寅冬拜先生於曹門里第親炙先生緒言至是閱七年矣東庭故嘗迎養兩老人於官廨晨夕承懽罔殊予舍及予至而先生挈眷屬先歸則以不獲躬晉一觴爲媿而又敢以愚陋無文辭

先生名忠迪字愼齋號近光原籍湖北孝感人祖學博公諱作人通城歲進士遊成均以第一人受知胡抑齋大司成洞庭張雪書太史觀學嶺表延佐校文甄拔多知名士

後司訓竹山著有龍岡詩畧及雞跖集考公栢公諱挹齡性方嚴笑嚬惟謹工詩古文詞不苟求聞於人終布衣先生少攻制舉業屢不得志於有司退而就軒岐學博覽經方尤精診處效聞遠近日益有名迺去孝昌自濮至汴雅爲方伯蘇公所知娶於徐遂移家汴符以利濟存心曾已巳丙午豫河兩邊大疫先生日處劑和藥治療徧於鄉邦遇貧乏者亟捐所製施之無吝色所全活無算處交遊間以直諒相敎是非不少徇私雖勢位不能屈於非義財必嚴一介人爭以長者推之有山右豪估某以鬻參事牽連被禍傾千金裝無一援者先生力爲排解其人得脫然感

謝而去浙人某姓者負人貲千金將盡室以遁先生爲之轉移代償其人感而立券并焚其券先生旣以醫起家課子尤著義方待館師有加禮東庭學旣成齒未壯連捷成進士嘗詔之曰微某師之力不至此他日出而筮仕其無忘報師之德余所聞於東庭如此語曰仁者壽漢書云活千人者有封夫醫仁術也其書皆活人之經也每歎快人者多愛人者鮮顧安所得淳華之功耶令先生以和緩之術十不失一何止活及千人故其教東庭也亦必曰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東庭之爲政也本庭訓以爲明誠則且撫華山資水之

民不肯遽曰既庶既富也必將推活人以活國切求濟於求仁設有彫瘵吾其噢咻之設有流庸吾其勞徠之備十四德於元公之舊治而躋三者於壽域焉斯先生之志也余嘗承先生教知先生之仁實有足以爲期頤券者郎東庭所以壽其親者又孰有大於以志養志也歟

蓮塘老人八十壽序

嘉慶庚申九月余將薄遊章江行有日矣適弟桐君茂才踵門來白吾叔蓮塘老人八十壽辰先期乞予撰辭爲屏障之飾且云弟不他人之乞而乞諸兄以兄之言爲足徵信也予方以俶裝匆遽不獲躬晉一卮爲歉而又敢以不

文辭

叔名振麟字西書號玉田晚自號蓮塘老人嘉興附貢生系出宋太常卿諱時昇之後六世祖霞城公諱中英明萬歷癸丑進士歷守順德安慶俱有惠政高祖諱士騏遊庠登世曾祖贈縣令附六公諱開泰以貲雄一鄉而好行其德祖壽平公繼之家遂中落自內里遷居十八里橋考諱承烈號南村由諸生考授州別乘以養母出遊歷佐東南諸大吏幕務著名於時始遷今所居東原圩家居敦行任卹嫁娶諸孤遺傾橐不吝首倡重建十八里橋工未蔵而殁妣許孺人爲司李去崖公曾孫女見背時叔年十三居

瘠骨立繼徐孺人吾叔胚胎往哲擩染門風其愛人之必
以仁也行己之必以恭也不待子言而子獨昔其大者則
莫如孝先是南村公即世時以橋工未竟爲憾吾叔甫終
喪奔走竭蹷以潰於成成落成日伐石立碑至今砥柱中流
往來利涉者莫不以善承先志稱之徐孺人爲華隱閣學
從姪女吾叔事繼母無異所生孺人歌鵠後惟恐失其懽
心侍養尤謹母兩患背疽叔延名醫治療費且不貲一切
參桂之需典質殆盡孺人故嘗受詩法於閣學耽吟咏一
姊一妹並擅詩才則頻數邀致於家累月兼旬唱酬爲樂
每夕必適母所色笑逾時俟寢乃退母信竺乾即圖大士

踐其供奉姑姊結聯即設術周候其起居他如族姻中有力不能婚者有貧不能舉火者量出己貲從無德色再從子幼失怙恃遂撫之飲食教誨如己子與人交退讓卑牧不欲以賢知先人里黨如褚乖崖昆季汪學蓮諸君宗老則王崖古晉兩先生杖履林泉流連詩酒猶彷彿南村公夙昔耆英會也凡叔之行事皆承厥考之貽允稱肖子而其事繼母也則比之薛孟嘗王休徵其人奚多讓焉茲叔以小春三日爲懸弧之辰年躋大耋身益康强詔曰仁者壽戒書曰恭則壽若叔獲壽之因吾宗類能道之而鮮有能推原於其純孝者夫孝順德也百順之謂備福叔之以

德致福於以享期頤昌枝裔又烏有涯量哉予故以世孝勗桐君冀無忝於增處介祉云爾

戴母潘太孺人七十壽序

浦江戴君東珊以優行舉明經與余爲同年友且俱出吾師韓城總憲之門余於庚子春廷召偕君同試西泠行闕余倖售承恩君亦於是秋獲預選舉先後至京師余官掖省君試補鑲黃旗官學教習兩人以其暇過從考評稍稍習君志業葢得於母氏太孺人之素教爲多歲癸卯六月十一日爲

太孺人七十帨辰君先期倩余寓乞一言爲屏障之飾余
辭不文則曰子嘗以母老壽喜爲人作椒辭而又於同志
奚靳爲因就平日所聞於君者臚次如左
太孺人姓潘氏世爲桐廬人出自儒家幼嫻壼則年及笄
歸君考鄉貢生惠圃先生爲室先生爲婺之右姓聚族自
唐懿宗咸通間鎮撫使諱堂名所居曰馬劍里始歷五季
兩宋六百餘年而九靈山人以詩古文辭鳴元末入明復
以節義著先生其支裔也太孺人旣來嬪長者從十餘宅
逮事兩世翁姑咸能得其懽心處同宅娣姒怡愉雍睦而
庀治家棟力敦勤儉必身親先之箕盤餁滌井井就理宗

鄉皆取法焉舉丈夫子三人君即其季並諫督成學先生

故居儲書插架常滿以一經遺子斥其羸餘敦行任卹肯

爲惠於其鄉太孺人嫠居後繼承先生志行衣帽嚴溢述

祖訓俾無忘雖自處以約遇所當爲事或先生所未及行

者每稱核歲入勉諸孤盡力爲之無少吝如建宗祠購典

籍刊山人諸稿行世凡善成先生志者類此先生同產弟

敬齋無子烝世婦張勵志守節太孺人待之有加禮以所

生子後之所以體恤之者纖悉備至閱三十年無間言人

尤以爲難余少讀九疑山房集爲吾鄉親舊縉關曾氏安世

校補本書僅十之三四而刪削不精文多漫漶私竊以爲

慨既而得君重刊木讀之心目俱豁因歎賢子孫之所爲洵有足爲世勸者越後乃獲交君弟季益信君之家學門風其來有自未嘗不以韋逞王融之成於賢母者目君也夫士之行孝門究以明經爲義謂能明經貧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君今友教官學將必有益彰賢母之教以不負

淸時所期待者以榮其親則人子所爲介親之壽者莫大於是矣

叔母李太孺人八十壽序

歲壬子暢月二十三日爲吾叔母李太孺人八十設帨之

辰先是二弟子蕎以庚子進士選授直隸之懷柔令甫半載調署密雲太孺人既就養官舍大弟君白五弟瑞階並侍養留三弟一飛四弟儀可於家相率請余文為屏障之飾余謝不敏則述諸戚懿之言曰子以養母歸母今享大年且習知太孺人之生平撰辭宜莫如子會伯仲家問歸亦以為請遂不敢辭

太孺人姓李氏系出武原右族明兵科給事中諡節愍雲岑公其高祖也曾祖學洲公任四川梓潼令祖廉峯公任處州雲和教諭考柳村公吾邑庠生妣胡太君孺人幼婉嫕有慧性外祖母饒愛之留依外氏習女紅從塾師授句

讀於德象女師諸篇能舉其大義稍長箴管之暇好瀏覽前代史鑑及唐宋諸大家詩文復旁究軒岐星命之言而於醫術尤通曉吾叔玉崖先生先娶朱孺人以孝謹著育二子以積勞早世歲在戊辰聞太孺人賢請爲繼室既來歸遜事舅敬軒公姑王孺人能得堂上歡心撫前室子君白僅九歲子瑞僅六歲鳲鳩均平無異所生當吾叔以名孝廉負文壇宿望開門授徒弟子自遠至者趾錯於戶太孺人親操井臼居常則晨夕膳脩之奉甘脆乎調遣變則送往愼終共勷大事非之有悔他如兒女婚嫁杖戚往還咸資內助俾吾叔無內顧憂洎吾叔筮仕甘省歷任寧朔

伏羌鎮番崇信諸邊邑所至多治績太孺人實佽成之三
弟一飛曾宦閩中太孺人亦從訓飭備至蓋始則侍姑從
舅宦於南繼從吾叔宦於西中間從子宦於閩最後乃今
迎養於燕皆間關跋涉不憚勞頓而年已八十矣猶復筋
力康强衣帽之敎不少懈口授諸稚孫屬對哦詩講解古
今故事間遇家人輩寒煖不時必親爲處方和藥數十年
如一日也嘗勗諸子云吾家三世服官不失寒素之舊汝
曹其無廢先人即能自求福者矣余竊識之顧余本疎屬
弱歲辱吾叔知獎敎阮林之歎君自伯仲孀卯過余家余
毋視猶子也迨子萬與余爲甲午同年生相愛如手足給

諫公與余家故有連太孺人弟泊君表兄投分最厚不可謂知之不稔也余惟易曰坤道无成而有終詩曰無非無儀此言壼德在無所表見也而徵姜之告季康子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其訓勞也於備官尤切余母年九十有五神明不衰蘉者督訓之勤操作之勞有人所不能及者惟太孺人之能勞有合援爲余故質言之微特爲叔母進一觴亦庶幾爲叔母與余母並祝期頤之券也夫

李母沈太孺人八十壽序

甬上故家數砌街李氏蓋系出宋太尉忠襄公後云余同年隴州守星船三兄其從弟芑洲學博與余交十餘年矣

稍稍習其家世且稔知毋太孺人之賢以康強享上壽嘉慶己未君以贊粵西平苗功蒙
恩特用乘鐸吾禾明年屆太孺人八十慶辰既迎養學署先期徵余文爲屏障之飾余辱與君家年舊又忝太孺人之疏爲誼不得以不文辭

太孺人姓沈氏會稽人爲宋贈少師諡文肅公亞公之裔世業學醇幼隨侍考妣客嶺表婉嫕端莊不苟言笑於德象女師諸篇悉能通其大義兩親鍾愛之及笄擇對而難其人會贈公敘東先生省親滇之易門行至粵適易門公解組歸遇於旅次命先生西廣州讀書沈翁見而器之因

爲贅壻尋應商籍試補郡諸生太孺人手箴管籥爍佐讀
常申旦不寐間進餔糜不假手婢僕先生以關薦不售絕
意進取攜家僦居蒼梧爲人經理鹺務脯脩所入差足自
給乃迎易門公至梧太孺人曰吾不及事吾姑事舅猶事
姑也親執庖爨旨甘柔滑務得歡心而後即安先生故敦
任卹好行其德在梧州時宗人有喪偶者攜其子來依先
生善視之其人歿太孺人撫其子如子長爲授室俾其克
自立始析箸去羣從之餬口遠遊者投先生必假館款留
太孺人不惜典鬻衣釵周其乏困有儒家女徐張二人蚤
失怙恃鬻爲人婢先生傷之捐槖贖歸太孺人躬教育之

俾各遂長爲擇壻遣嫁焉其他戚黨以單煢告太孺人輒泪涔涔百計振之無少勌故自稽歸鄉人誦先生高義必曰微太孺人贊成不及此㧾余於庚戌辛亥間校文杭署君時方奉先生諱佐幕依人人爭以應阮月之余見其畱使僮書雖一日百函咄嗟立辦而又通知時務動中機宜歎曰此磨盾作檄才也君嘗語余少時太孺人程督嚴於父師余以君稟母教多宜其才肆應乃爾頹久躓塲無幾微侘傺不平之色余愛惜君才往往以顯揚相鏃礪則曰升沉命也出處時也鶴髮高堂他日得一文學掾晨昏無違於願已足奚奢望爲別數年君叅吉宮保軍赴粵西

之西條隨至黔收復冊亨城冊亨者永豐州分防地爲賊攻陷者也昔揚子雲有言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而韓子亦云掌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君以一書生橐鞬戎旃間關邊徼庶幾傅脩期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者可以方比亡何幕府敘勞需頭人告則君所堅辭者專城百里而屈就冷官用便親舍蓋欲以善養兼祿養猶君初志也然則迹異陶鮀志同毛檄慈孝之感通何其適相脗合歟古云蘭艾不同根吉祥家之易於振起也君家在前代坡盛人

國朝君之高曾俱以科第顯他如碧樵內火戒菴節仲暨

杲堂東門甘谷諸人類詩林之秀文苑之雄君復起而媲美洵無忝門才已列夫孫曾接迹蘭玉成行太孺人頤而樂之听然為進一觴此誠人子之至樂宜君之不以彼易此也余故縷述疇昔締交之言以為太孺人期頤之劵實則君增虔介祉有以豫操之爾

頤綵堂文集卷七終